

西方人文思想經典

冷眼看世界

Leng Yan Kan Shi Jie

〔奧〕卡夫卡◎著



Xi Fang Ren Wen Si Xiang Jing D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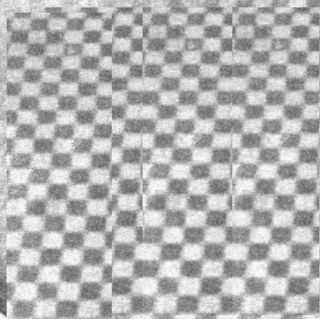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西方人文思想经典

冷眼看世界

Leng Yan Kan Shi Jie

(美) 卡夫卡 著



Xifang Ren Wen Si Xiang Jingdian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眼看世界/(奥)卡夫卡著; - 长春; 吉林大学出版社; 吉林音像出版社, 2005.8

ISBN 7 - 5601 - 2855 - 6

I . 冷… II . (奥)卡… III . 文学艺术—作品集
IV . 1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2381 号

冷眼看世界

作 者 [奥]卡夫卡

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邮 编 130021

开 本 850 × 1168 32 开

印 张 85
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 - 5601 - 2855 - 6/G · 361

定 价 (全套 10 册)298.00 元

目 ~~录~~ CONTENTS

- 01 论罪愆、苦难、希望和真正的道路 /1
 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
 有些问题无法回避
- 02 从某一点开始不再有回头路 /21
- 03 堂吉珂德与奥德赛 /28
- 04 一个笼子在寻找鸟 /33
- 05 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 /36
- 06 恶是善的星空 /42
- 07 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 /46
- 08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四个传说 /52
- 09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 /58
- 10 厌倦与永恒 /62

- 11 自由意志三点式 /67
- 12 前世的证明 /73
- 13 宗教像人一样在失败 /78
- 14 我本来应该是很满足的 /82
- 15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/86
- 16 招魂会议 /95
- 17 居住的痕迹被出色地抹掉了 /101
- 18 一切障碍在摧毁我 /107
- 19 与狂热保持遥远的距离 /113
- 20 猫和老鼠 /119
- 21 谁不听从遗命，就将被消灭 /123
- 22 人的弱点 /128
- 23 我不断地迷失方向 /133
- 24 每个人都在斗争 /138
- 25 坦白与撒谎 /142
- 26 人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 /148

CONTENTS

目 录

- 27 孩子们的轻率令人难以理解 /156
- 28 待在上帝殿堂里的动物 /163
- 29 堂吉珂德不得不移居国外 /171
- 30 片段两则 /176
- 假 死
- 《他》补遗
- 31 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 /182
- 32 上帝，生活，真理 /188
- 33 权力意志的罪孽 /194
- 34 爱在叙述的对象里 /201
- 35 向压迫者支付中毒费用 /204
- 36 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 /208
- 37 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 /214

附录：卡夫卡生平及创作大事年表

01 论罪愆、苦难、希望和真正的道路

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

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，它不是绷紧在高处，而是贴近地面的。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，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。

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，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，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。

人类的主罪有二，其他罪恶均由此而来：急躁和懒散。由于急躁，他们被驱逐出天堂；由于懒散，他们无法回去。也许只有一个主罪：懒散。由于懒散，他们被



驱逐；由于懒散，他们回不去。

许多逝者的影子成天只忙于舔死人河的水流，因为它从我们这儿流去的，仍然含有我们海洋的咸味。出于厌恶，这条河流将水翻腾倒流，把死者们冲回到生命中去。但他们欣喜万分，唱起感恩歌，抚摩着这愤怒的死人河。

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。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。

冷眼看世界

2

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。所以那些把以往的一切视为乌有的革命的精神运动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。

“恶”的最有效的诱惑手段之一是挑战。

它犹如与女人进行的、结束在床上的战斗。

A 是目空一切的，他以为他在“善”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人，因为他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物体，感到自己面临着日益增多的、来自至今不明的各方面的诱惑。

正确的解释则是，一个大魔鬼附上了他的身，无数小魔鬼就纷纷而来为大魔鬼效劳。

观念的不同从一只苹果便可以看出。小男孩的观念



是：他不得不伸长脖子，才能刚好看到放在桌子上的苹果；而家长的观念呢，他拿起苹果，随心所欲地递给同桌者。

认识开始产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。这种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，而另一种又不可企及。人们不再为想死而羞愧；人们憎恨旧的牢房，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，在那里人们将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。这种想法包含着一点残余的信念，押送途中主人会偶尔穿过走道进来，看看这个囚徒，然后说，“这个人你们不要再关下去了。让他到我这儿来吧。”

假如你走过一片平原，假如你有良好的走的意愿，可是你却在往回走，那么这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情；但你如果是在攀登一座峭壁，它就像你自身从下往上看一样陡峭，那么倒退也可能是地理形态造成的，那你就不用绝望了。像一条秋天的道路：还未来得及扫干净，它又为干枯的树叶所覆盖。

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。

这个地方我还从来没有来过：呼吸与以往不同了，太阳旁闪耀着一颗星星，比太阳更加夺目。

如果有可能建成巴别塔（《圣经》中提到的一座未建成的塔。——译者）而不去攀登它，那么建塔的事就有可

能得到允许。

别相信恶之所为，你在他面前不妨保守秘密。

豹闯入寺院中，把祭献的坛子一饮而空；这事一再发生；人们终于能够预先打算了，于是这成了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。

像这只手这样紧紧握着石头，仅仅是为了把它扔得更远。但即使很远，也仍然有路可通。

你是作业。举目所及，不见学生。

从真正的敌对者那里有无穷的勇气输入你的体内。

理解这种幸福：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出你双足覆盖的面积。

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，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？

藏身处难以数计，而能使你获救的只有一处，但获救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。

目标确有一个，道路却无一条；我们谓之路者，乃踌躇也。

做消极的事，正成为我们的义务；而积极的事已经交给我们了。

一旦自身接纳了恶魔，它就不再要求人们相信它了。

你自身接纳恶魔时所怀的隐念不是你的念头，而是恶魔的念头。

这头牲口夺过主人手中的皮鞭来鞭打自己，意在成为主人，它不知道，这只是一种幻想，是由主人皮鞭上的一个新结产生的。

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。

自我控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。自我控制意味着：要在我的精神存在的无穷放射中任意找一处进行活动。如果我不得不在我的周围画上这么一些圆圈，那么最佳办法莫过于瞪大眼睛，一心看着这巨大的组合体，什么也不做，这种观看适得其反地使我的力量得到增强，我带着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回家就是。

乌鸦们宣称，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。这话无可置疑，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，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。

冷
眼
看
世
界

Leng Yan Kan Shi Jie

殉道者们并不低估肉体，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升华。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。

他的疲惫是斗士斗剑后那种疲惫，他的工作是将小官吏工作室的一角刷白。

以往我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：今天我不能理解，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。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，我只是提问罢了。

他对这一论断——他也许拥有，但不存在——的答复，仅仅是颤抖和心跳。

有人感到惊讶，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和气轻松，其实他是在往下飞奔。

a. 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——但人们却在不停地试着这么做。

可以想像，亚历山大大帝尽管有着青年时代的赫赫战功，尽管有着他所训练的出色军队，尽管有着他自我感觉到的对付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，他却在海勒斯彭特（Hellespont）（即达达尼亚海峡的旧称。——编者）前停下了脚步，永远不能跨越，这不是出于畏惧，不是出于犹豫，不是出于意志薄弱，而是由于土

地的凝重。

b. 道路是没有尽头的，无所谓减少，无所谓增加，但每个人都用自己儿戏般的尺码去丈量。“诚然，这一尺码的道路你还得走完，它将使你不能忘怀。”

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这样称呼最后的审判，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。

有些问题无法回避

世界的不正常关系好像令人宽慰地显现为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关系。

把充满厌恶和仇恨的脑袋垂到胸前。

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，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，尽管它正在飞速穿过一片片树林。

为了这个世界，你可笑地给自己套上了挽具。

马套得越多，就跑得越快——就是说不会把桩子从地基中拽出（这是不可能的）；但会把皮带扯断，于是就成了毫无负担的欢快驰骋了。



“sein”这个词在德语中有两重意思：“存在”和“他的”。

他们面临选择，是成为国王还是成为国王们的信使。出于孩子的天性，他们全都要当信使。所以世界上尽是信使，他们匆匆赶路，穿越世界，由于不存在国王，他们互相叫喊着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。他们很想结束这种可悲的生活，但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，他们不敢这么做。

冷眼看世界

8

相信进步意味着不相信进步已经发生。这其实不是相信。

A 是个演奏能手，而天空是他的见证。

人不能没有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持续不断的信赖而活着，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都可能长期潜伏在他身上。这种潜伏的表达方式之一就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。

需要由蛇来居中斡旋：恶魔能诱惑人，但无法变成人。

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，你要协助世界。



不可欺骗任何人，也不可欺骗世界，隐瞒它的胜利。

除了一个精神世界外，别的都不存在，我们谓之感性世界的东西，不过是精神世界中的邪恶而已，而我们谓之恶者，不过是我们永恒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。

以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。在弱的眼睛前面，它会变得坚固，在更弱的眼睛前面，它会长出拳头，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，它会恼羞成怒，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。

这一切都是骗局：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，停留于普遍的程度，寻求最高限度。在第一种情况下，人们想要使善的获取变得过于容易，从而欺骗善；通过给恶提出过于不利的条件而欺骗恶。在第二种情况下，由于人们即使在尘世中生活也不追求善，从而欺骗善。在第三种情况下，人们通过尽可能远远避开善而欺骗善，并由于希望能通过把恶抬高到极限使它无所作为，从而欺骗恶。这么看来，比较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，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善总是要被欺骗的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至少看上去如此，恶没有受到欺骗。

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，除非我们生来就不受其约束。



除了感性世界外，语言只能暗示性地被使用着，而从来不曾哪怕近似于比较性地被使用过，因为它（与感性世界相适应）仅仅与占有及其关系相联系。

人们尽可能少说谎，仅仅由于人们尽可能少说谎，而不是由于说谎的机会尽可能地少。

一级未被踏得深深凹陷的楼梯台阶，就其自身看，只是木头的一种单调的拼凑。

谁若弃世，他必定爱所有的人，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。于是他就开始考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，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。前提是，人们与他的本质是相称的。

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之内爱他人，那么这与在这个世界之内爱自己相比，既非更不正当亦非更正当。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：第一点是否能做到。

只有一个精神世界而没有其他存在这一事实夺去了我们的希望，而给我们以确切性。

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现实照耀得眼花缭乱的存在：那照在退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，岂有他哉。

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：被逐出天堂虽



然已成定局，在尘世生活虽然已不可避免，但尽管如此，过程的永恒性（或照尘欲的说法：过程的永恒的重复）却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中的可能，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，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。

他是地球上一个自由的、有保障的公民，因为他被拴在一根链条上，这根链条的长度够他出入地球上的一切空间，但其长度毕竟是有限的，不容他越出地球边界半步。同样，他也是天空中的一个自由的和有保障的公民，因为他也被拴在一根类似的天空链条上。他想要到地球上，天空那根链条就会勒紧他的脖子；他想要到天空中去，地球的那根就会勒住他。尽管如此，他拥有一切可能性，他也感觉到这一点；是的，他甚至拒绝把这整个情形归结于第一次被绑时所犯的一个错误。

他追逐着事实，犹如一个初学滑冰者，而且他无论什么地方都滑，包括禁止滑冰的地方。

有什么比信仰一个家神更为快活！

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：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，但不去追求它。

不可摧毁性是一体的；每一个人都是它，同时它又为